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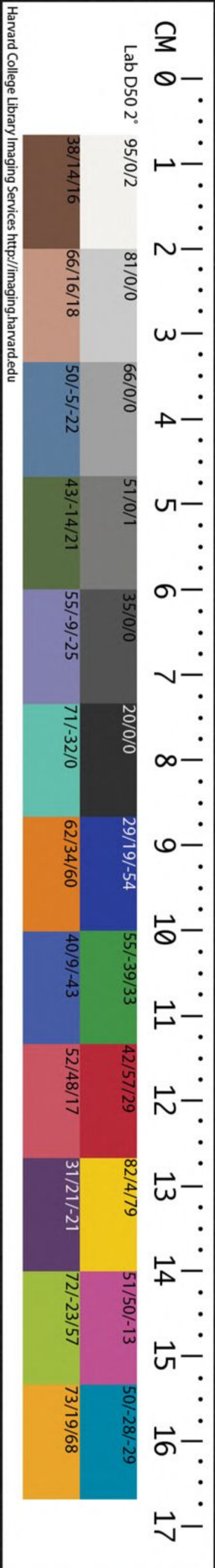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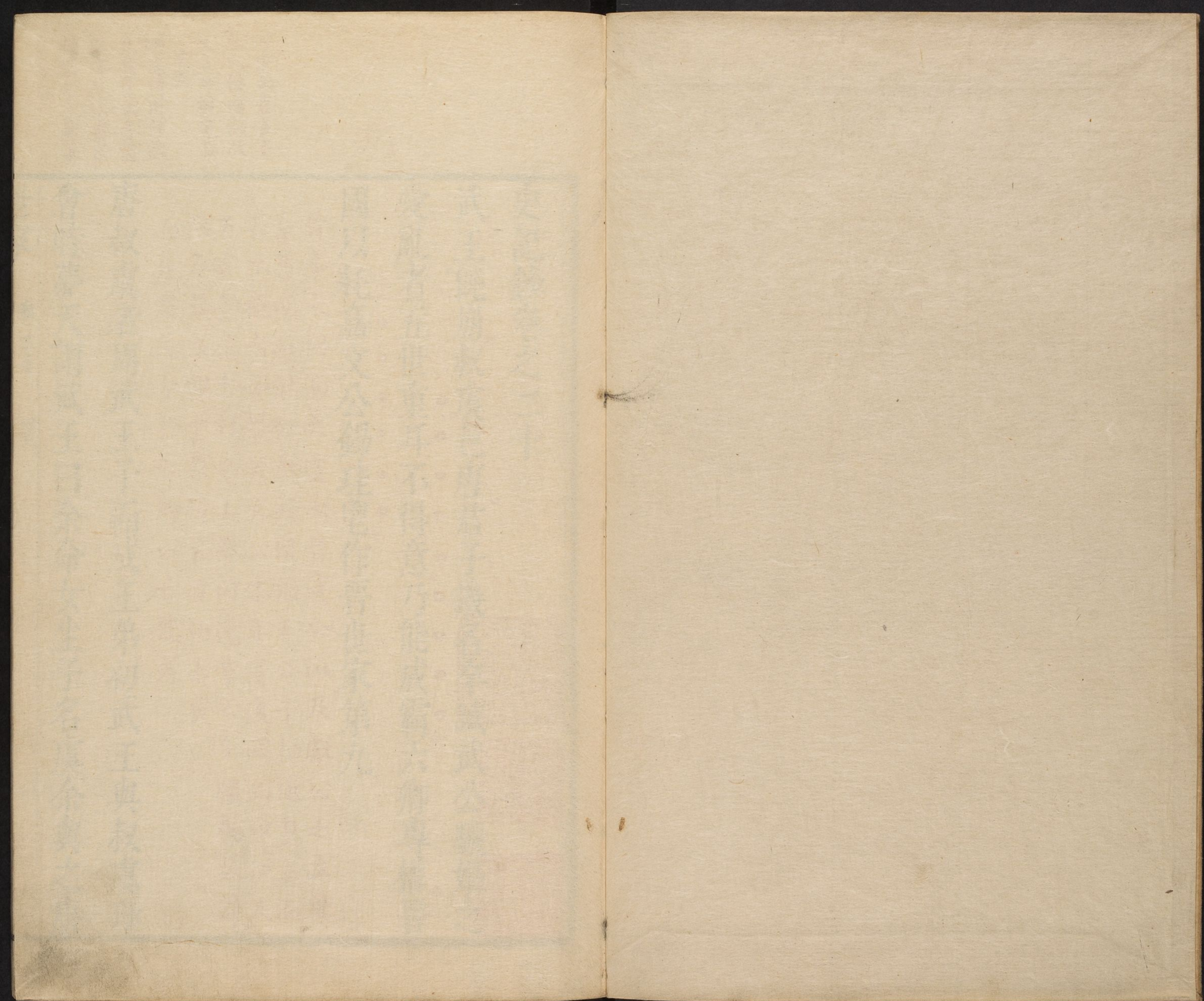
8

SEP 28 1956

T2516 /4245

史記鈔八





史記鈔卷之二十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武公驪姬之

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

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晉本大國而史遷次晉武公以及獻公之立世
系甚明而獻公惑於嬖姬五公子相繼爭立而
晉不絕者如帶矣文公末年得復國而以伯天
下靈景厲中材之主然回遺業又多疆輔故得
與秦楚並雄中原悼公再伯未幾
而死國遂分於六卿以亡悲夫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
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

此傳大畧多本
左氏傳國語故
文多可觀覽焉
應德
刪左傳用就簡
直故佳處多遺
然亦見法貫串
提喚起尤見筆
力 文索

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

意取能成其衆也

此後但述曲沃翼相構難一事
文潔

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

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栢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栢叔。栢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

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栢叔。栢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栢叔。栢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栢叔卒。子音善鰈代栢叔。是爲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爲君。爲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

汾旁汾水之
旁也

世家
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

樞前倒掣

晉有兩穆侯
言先以別後也

前詳叙武公代
晉之事而于此
復總叙亦一例
也 玄超

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

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頽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蔭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蔭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

以後秦夫人涕注救晉君冷案

自晉獻公作二軍至佩之金玦用左傳文
 晉滅于大夫趙
 韓魏萌于此
 畢萬魏之始

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歿。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蔭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

此 祿位極盡于

畢萬二屯辭重
魏世家然入彼
固是此可刪
文潔

屯險難也所
以為堅固比
親密所以得
入

謂有代太子
守則從之撫
軍謂撫循軍

言專行軍事

言太子統師
是失官也

偏半也分身
之半以授太
子金玦以金
為玦兵要也

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
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
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
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
衆。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
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冢祀社
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
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

數從一至萬為滿

魏喻魏之高大

以魏賞畢萬

天開其福

宣辨令

正卿

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
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將
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
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
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
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
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
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

此所記與左氏稍異然要之說人意態何所不有固亦自俊快之喜文索嬀人之巧媚極矣此天之貽禍晉國也李默

曲沃齊姜廟所在

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亾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陽以歸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

將飲先祭地示有先也墳起也驪姬垂泣數語其痛入髓誠足以摧獻公之心者以棟

避之他國二句言或避或殺所以深激獻公用均

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

兩君老矣俱痛
入髓 瑞先
謂且怒得情左
云姬必有罪乃
是為父諱一記
實一記體面要
之辭當從左意
當從此 文繁

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又提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昨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

蒙葦以言亂
貌三公言君
與二公子將
教故不知所
從

祛衣袂也

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亾

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擒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致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戲喻荀息年老也

送女曰媵以屈辱之

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栢莊之族乎。栢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

宋井伯宛人

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栢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栢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

荀息不輔君於道

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肯

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

也生者見荀

息不肯君命

而死不為之

羞慙也

獻公嬖驪姬殺

嫡立庶而荀息

乃以身殉之長

君之惡以成其

亂臨奚齊悼子

于死地皆息之

罪也史乃許息

不負其言矣如

負國何夫等死

耳使息能以死

諫君豈不忠且

備哉東發

象說言之為

害也

晉公溺于嬖寵

廢長立少荀息

不能諫正遽以

死許之是其言

玷于獻公未沒

之先而不可救

于已沒用修

重耳知國難方

殷故不敢入

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謂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猶可磨

亦晉大夫

申生重耳夷吾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也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郤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及遺里克

夷吾背義內失
功臣外倍與國
能無亡乎
克雖拳于重
耳然與其弒二

君而成重耳孰
若全申生以拜
後患因優施一
言之誘遂為中
立之謀坐視申
生之死于前而
卒踏墓絀之名
于後惜哉
左傳上語入史
記多減態味以
此知文各有體
鋒刃林立孰辨
于將 文繁

將因巫以見也

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亾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

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

不送不與秦
賂也

見秦本紀

夷吾背秦秦烏

得不憾故許

邳鄭入重耳也

七輿申生下

軍之衆大夫

也

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
罰有罪矣弊於韓兒乃誣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
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
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賂與
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
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其此必邳鄭賣我
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邳鄭
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
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禮

韓原

改也

鎖前

起後

晉背秦地約及
既復之之粟秦
繆之所以霸有
道哉然亦由百
里奚佐之也彼
穽射者適足以
敗晉耳 九寧

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
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
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
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
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
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
之穽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
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穽
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

晉失之甚

左絕工缺

前已盡此復出

似為長語左國

無之 文繁

驚謂馬重而臨之于泥

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溪入境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遜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驚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為右輅秦繆公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公姊應前

為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亾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

刪謂君何語覺精神減 文繁

復了子圉未歷
起圉與秦隙復
入重耳 文恪

圉人掌養馬
臣之賤者不
聘曰妾

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亾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卽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亾歸。秦女曰：子一

婢子嬪人之
卑稱

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亾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亾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亾，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亾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爲內應，殺懷公於高

欒枝 郤穀

紀重耳事重起
後世作年譜者
多用此法季默
總叙前事無一
條漏而復見重
耳也時事蓋前
此只及惠公事
也文恪
事已詳述重出
不可無刪左刪
峻然亦重伐蒲
事文潔

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
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
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
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
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
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
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
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
其母國也。提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

倒轉渡說一遍

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
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
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
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
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
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
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興起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
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
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

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猶也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

俱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

觀此則重耳無晉志

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

重耳以歷諸國
或禮或不禮太
史公悉書之皆
為報復張本

以國君之禮
禮之

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其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
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
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
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
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
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
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
侯。亾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
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

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亾
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
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
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
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
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
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
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
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

楚方施而遽欲
報宜重耳言不
遜也 允寧

音敵

言晉公子當如
此答無以易也
易入聲舊註非
文潔

重耳之受懷嬴
不得已也秦伯
以大國行仁義
交諸侯而乃行
非禮以強人豈
習西戎之遺風
與

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入
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
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
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
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
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
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
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
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

晉臣曰季

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
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
反國。為內應。甚眾。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
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
入也。唯惠公之故賈臣呂卻之屬不欲立重耳。重
耳出。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
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
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
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

呂甥 卻芮

○應○前○四○十○三○

猶見也

重耳反國因天
開之然諸臣洗
其功寔多介
子推耻與要功
者同浩然長生
賢者過之事也
以棟

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

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鈎。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

自賞從以至僭
隱全用左傳文

奇論精語 文繁

已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
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
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
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
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亾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
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
告急。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亾。未
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
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
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
之功。以爲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
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曰。尤而
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
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
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
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
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

龍喻重耳五
蛇即五臣
偃趙衰魏武
子司寇季子
及介子推也

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
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亾。遂求所在。聞其入縣
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
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從亾賤臣。壺叔
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
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
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
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
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

尊周大義也。趙
衰假之以求伯
恤鄰亦義也。先
軫假之以定霸
二子真霸佐哉
以棟

成季佐晉他謀
策未離春秋人
物其薦卻穀母
論管鮑遠可與
岳牧同風 元美

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
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
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四
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
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
施定霸於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趙
衰舉卻穀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
佐之。命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

當晉伐衛。楚之婚姻魯。欲與楚。故使公子買守之。因楚救。故不終成事也。
欽佩

此皆準出。此時息怨為施報。太史公段。有回顧。是一篇大照應處。

晉若攻楚。則傷楚子。送其入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救乃虧宋公。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

君文公也。臣子玉也。一謂釋宋圍。二謂渡曹衛也。

執猶塞也

御戎。魏犇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

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

晉文公以諸侯
遇楚于城濮師
退而楚不止遂
破楚而殺子玉
使晉退而楚止
晉亦無戰勝之
功矣故桓文之
兵非不得已不
戰此所以全師
而無敵于諸侯
也子由

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亾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肖。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與鄭伯

秬黑黍鬯香酒
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玃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

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

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公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

辟天子六軍
故謂之三行
也

交猶好也左
傳作主

詳見秦紀

弦高解鄭難

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亾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往襲。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

以函服從戎故
墨之

秦晉世婚固不可相伐。况秦又德于晉乎。欒枝謂未報其施。不可擊者。善承先君之志也。先軫不引襄公于紹述之道。致以函服從戎。薄亦甚矣。以棟

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

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羸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羸，次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

懷公文公

威也

次

文公

其殺陽處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

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

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

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

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

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

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

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皆所

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

怨其教導不
至
在耳在宣子
之耳

盾執國而迎公
子雍矣，復為穆

羸所劫而以兵
拒秦之送公子
雍者可乎

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以奔
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以靈公
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六年
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
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
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
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
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
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

蹠熊掌其肉
難熟

只以先足前是
簡法固缺文繁

麇之成固善矣
然趙宣子為政
之良諫君之直
麇胡不聞之乃
以假寐為賢何
不知其大而賢
其小也

昧為祁彌即
左傳之提彌
明也

四年靈公壯侈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
丸也宰夫胹熊蹠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
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
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
麇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
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常田首山見桑
下有餓人餓人示昧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
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
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

淮南子曰趙宣
孟活飢人於委
桑之下而天下
稱仁焉
穿知有盾而不
知有君雖無令
甚于有令也蓋

盾之專久矣靈
公之立非盾意
也鞅鞅非少主
臣盾宜有之穿
逆其意焉而行
大事以為盾必
不我討也不然
則穿也烏乎敢
國賢

左氏引孔子云
云此非夫子之
言也盾成弑君
之故縱使越境
其能免罪乎以
是知決非夫子
之言也
謂趙盾之不與
謀吾弗知也謂

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
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
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
狗名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猛何為。
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
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
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
亾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
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賢。得民和。靈公

少侈。民不附。故為弑。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
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
史曰。子為正卿。而亾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
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
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趙盾使趙穿
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
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
趙氏為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
晉而奔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

計正之僅不當
藥吾弗知也
元美

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栢子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渡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去。楚與晉

左奇絕

鄭之背晉而助
楚過矣

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瑩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楚天方開

先穀耻計之誤
晉遂奔翟而叛
其族宜矣

以錯綜法變公穀固亦自有致蓋用純矯健勢文緊

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為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

左精絕公穀亦各款有致文緊

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

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樂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傷困頃公。

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

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

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

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

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

邢大夫。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

左傳作蕭同叔子

頃公母猶晉君母即漢高吾翁

即若翁之說也羽聞言而脫太

公鼎鑊之厄却克聞言而免戰

士鋒鏑之虞善
言之感人也如
是以棟

韓厥立趙盾之
後

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騅
趙括趙旃皆為卿智瑩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
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
崩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十六年楚將子反
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
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
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
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
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

三郤謂郤錡
卻擘卻至也
伯宗好直言而
不容於晉武子
好盡言而不
容于齊小人眾而
君子獨也

其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
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
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
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
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
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樂書曰不可以當
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
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卻至曰發兵誅逆見疆
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

疆則驕驕則多
內嬖而生亂

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
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
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
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
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卻至有怨。及
樂書又怨卻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間謝
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
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樂書。
樂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

實至實卻至
也

公反以卻至
奪豕

卻至於周。樂書又使公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
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卻至，欲殺之。八年，厲公
獵，與姬飲，卻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卻至射殺宦
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卻。未發也。卻錡欲攻
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
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
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卻。胥童因以
劫樂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
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

此段倒叙下無
痕迹
文也悼也晉之
令君乎文創霸
而優哉必也吾
從悼 元美

聽謝樂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
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
氏樂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
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
正月庚申樂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厲
公囚六日歿歿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來至絳
刑鷄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
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
不得立號為栢叔栢叔最愛栢叔生惠伯談談生

追序

悼公之再霸有
以夫

莫謂望也

全與左氏不同
微難戰國以後
語氣 文繁

隱視避較有致
若以隱當仇以
避當子尤善
文繁

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
立而辟難於周客歿焉寡人自以踈遠毋幾為君
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栢叔之後賴宗廟
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
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
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
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僕舉解狐解狐僕之仇
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僕可謂不黨矣外舉
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

音異

行陣

春秋急功利談
仁義者察之故
史公特紀之

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爲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

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

見吳世家讀至
此使人興懷
瑞光

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

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

一立哀公也太
史公兩叙其立
之自皆由知伯
故兩用故字文
法奇崛變化不
嫌其復以棟

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
從。卒。長吳。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
公弟騫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
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
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
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
公會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
少子也。號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
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

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
行地。最疆。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
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
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
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
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
子止。是為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
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
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

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人易忘失意得意易忘人此中
有無限傷感

元植

晉悼公十四歲得國一旦轉危為安功業赫然漢昭流亞也史公言悼公以後日衰語焉不詳悼公稱屈九原矣東坡末語緩有致

文潔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亾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念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歿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歿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弃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亾國。

因李克漫及荀息于鄭事曾不閱涉要其意亦以夫不守節之被禍若此則當守節然守節又難因以板世變耳婉有致

文潔

楚莊王本末可觀而靈王以後衰矣特以江漢之間無疆國故得蠶食中原而與秦齊相雄耳

史記鈔卷之二十一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
禹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勾踐夷蠻能
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
一。

越王本末以卑約發憤於以亡吳而伯諸侯情
事多悽惋其疆不足道而范蠡事予疑三易名
候時逐利者妄也殆功成而身退
大約子房者流托赤松以自逃耳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
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

越不通上國
故不能譖世
系

越與吳相構事
國語越絕萃載
甚詳出奇無窮
此但從其簡直
且首尾大畧不
甚悉諸奇也然
可謂依大義而
削異端 文繁

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歿。乃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歿。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

持滿不溢與
天同道故天
與之人主有
定傾之功故
人與之地能
裁成萬物人
主宜節用以
法地故地與
之
成平也行成
求和于吳也
市利也謂委
管籥屬國家
以身隨之

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遷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亾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欲殺

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辜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

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此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旣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

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亾，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驚，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

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

音〇歟

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

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

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

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

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

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

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

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

子胥事本傳及
吳世家已詳此
似可畧 文潔

五我三若字疊
相錯見爾時語
大有味態 文潔

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托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汝也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

流放之罪人
使之習戰任
為卒伍曰習
流一說士之
習水戰者較
明

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練之兵四萬

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

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

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

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

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歿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

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

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

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臯於會稽。夫差不敢逆

辭命

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于姑蘓之上而求哀請命于勾踐勾踐赦之蠡獨以為不可項籍之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大計也

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

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提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其患。難不

用其三是遺好
美以榮其志也
吳受越寶器是
已貴其諛臣使
之易伐也賂吳
太宰嚭是已堅
甲利兵以乘其
弊也繕兵二十
年而後伐吳是
乙

說越書以幽奇
險勁見態鄰陽
吳王書本此觀
語勢似非明為
齊說者 文潔

觀後說此似為
險論以饒越王
耳 文潔

效猶見也

頃乃築營壘
也接兵戰也

按此文羨觀下
文自明正解似
誤 丙仲

二境並與越
隣言不足當
伐楚

世家
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
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
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種遂自殺。勾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
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
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
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之
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
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

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
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
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
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
兵，而况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
之試兵南陽菑地，以聚常郟之境，則方城之外不
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左
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
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

越王知晉失
而不自覺其
過猶人眼能
見毫毛而自
不見其睫故
曰月論

無假之關尚
在江南長沙
之西北

語無一不險峭
文潔

不此之為而頓亦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陸越之不亾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二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

以意反詰

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波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

今台之臨海縣

別出朱公事附
傳 文潔

范蠡列在貨殖
傳而功名則附
之越世家此史
公作史法也

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
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勾踐，旣苦身
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
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
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
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爲
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
辱於會稽，所以不歿爲此事也。今旣以雪耻，臣請
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

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
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
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
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
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
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
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
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
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

今之濟陰定
陶縣

序朱公居陶以
下千年未獨班
固歐陽脩能如
是模寫

此事甚奇文又
奇可與文君夜
奔高祖還沛二
節並觀用喻

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歿。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亾長

叙朱公遣長男
與莊生戒長男
兩語皆暗伏後
案以棟

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賢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

揣摩莊生本意而即揮以告煩之言又即以長男之意接下此敘事議論相間成文處以棟

金幣三等赤白黃

曰此朱公之金有何便至是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忽然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

無可奈何

憤極

初為事弟第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子之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

非不快然終覺
稍弱 文察

入深谷翳林而
能得材者擇木
者也處奢靡喻
躍而能制心者
擇行者也是以
陶朱公居置千
金而顯名天下
傳于後世

漸者引進通
導之意

大禹勞心焦思
勾踐苦身焦思
范蠡苦身戮力
皆見本紀世家
故贊語如此

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弃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歿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

應前父子治產

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母顯得乎。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歿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因里克漫及荀息于鄭事曾不關涉要其意亦以夫不守節之被禍若此則常守節然守節又難因以概世變存婉有致文繁

鄭介晉楚之間處兩國甚難而太史公於此亦多情可覽

諸侯矣齊變則歸來亦參好矣

姊之出與晉之里京阿異守曾收借息良及而不

却長出南郊雖以誌婦孺于內風公風公祭昔而

太史公曰臨亦之以對味合昔對降蓋而交苑甫

以韓嘉風公降思王并獲世家景十二

置職人不昌才致之二歸世購買三晉對外職

所公之東太史長觀又對固未王入長歸深中要

文書卷之二十

